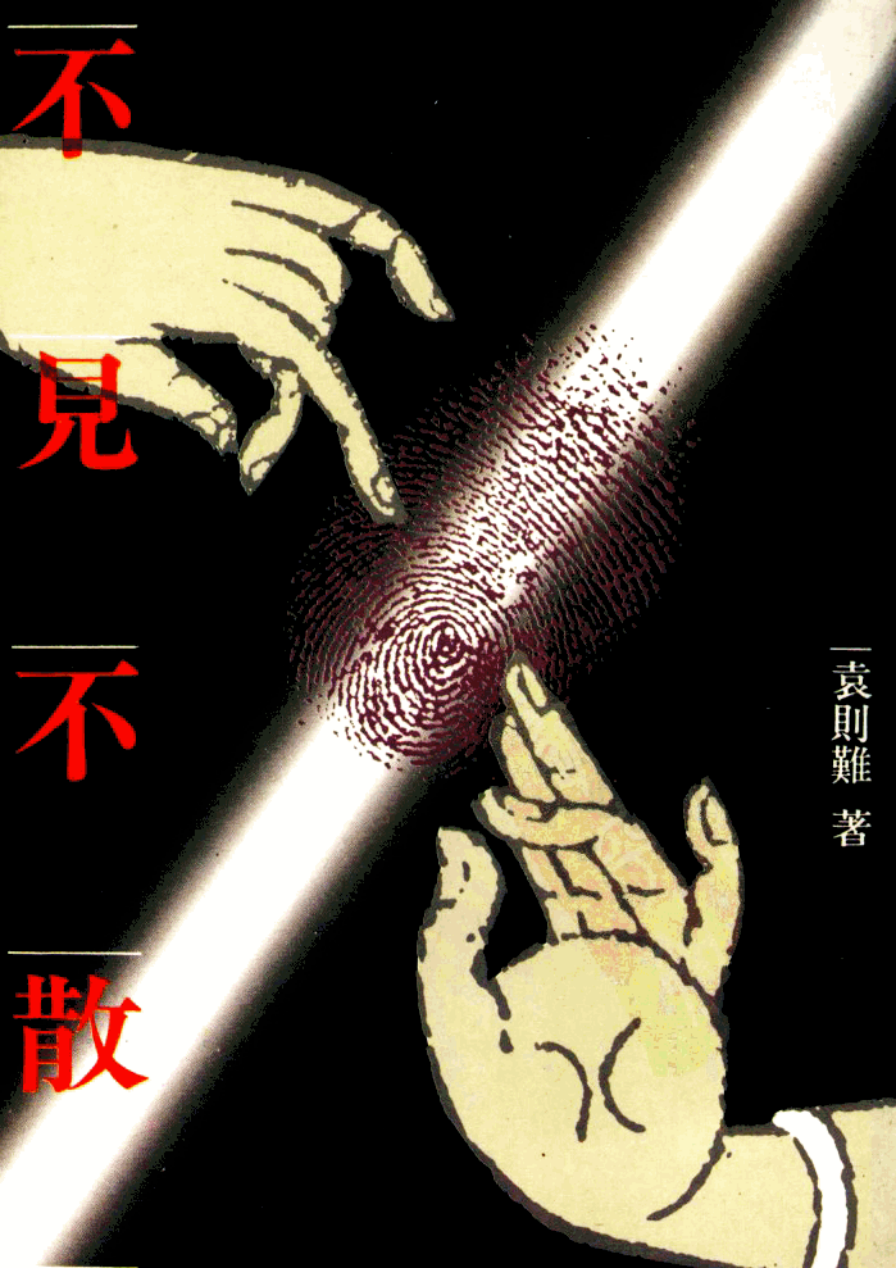




不
見
不
散

—袁則難 著

目錄

霧·····	一
不見不散·····	二一
不設防的中國城市·····	五五
緇衣僧·····	一〇一
瓷嬰·····	一三九
作者簡介·····	一八三

霧

少年不識愁滋味

愛上層樓

愛上層樓

爲賦新詞強說愁

——辛棄疾：醜奴兒令

走進那間屋子之際，已是薄暮時分，隨着暮色湧進屋子裏的，是一陣陣使一切都濛起來的霧氣。那位叫法蘭的年輕經紀有禮地把我們迎進客廳，橡木砌成的牆在四壁沉沉立着，厚軟的帷幔在窗兩旁拉開，墨綠的樹葉佔領了窗的一小角，在晚風裏款款擺動。

那裏早已有一對年老的夫婦坐着，也是來看屋的吧。

「是三房一廳，」年輕的經紀微笑着說：「另外還有可供兩輛車使用的車房，主客房各有浴室，爐灶是用煤氣的，比用電的省錢，還有一個美麗的後花園，請隨便到處看，不用客氣，你是——徐先生？我的發音對嗎？」

「你說得對極了，」我舉手抹了抹嘴唇，掩蓋了浮起那個笑容，對於肯學習中國文化的外國人，我向來加以鼓勵。

走進了睡房，眼睛不由自主亮了起來，懷着歲月的桃花心木衣櫃，維多利亞時期的大鐘，古老得最近又重新流行那種長身衣鏡，迎風搖曳但卻一聲不響的落地白紗窗簾，一切都那麼典雅而且動人。當妳看見房右及天花板頂嵌滿的鏡子時，妳忽然微笑起來，翹起的眉毛撐起一個黃昏的霧色，笑容一下子散進那許多數不清的鏡子裏。

「這裏的主人好懂得享受呀。」

妳讚嘆道。

「妳要不要也享受一下。」

我眼睛故意瞟了瞟那張高闊的銅床，輕浮地說。

妳橫我一眼，目光分別帶着叱斥與羞喜的味道，然後裝作游目四顧，撥開窗簾時，妳失聲歡叫起來，我走近一看，也不禁爲之動容。

好漂亮的一個後花園。

園內適量的花和樹雅致的展開在霧裏，西北兩方各有天然的山勢屏擋，與屋子合抱圍成一個小小的盆地。園中右角赫然立着一座八角乘涼石亭，就是不喜歡旁邊那個裝腔作勢的日本假山，矮兮兮地蹲在那裏，顯得俗氣。

「我們下去看看。」

妳忍不住說。

悄悄地推開後門走進那個神秘的園子裏，霧氣馬上咄咄逼人地撲上面來。那個經紀一定以為我們的神經有問題了，妳笑着說，眼睛一逕兒欣賞着那些躲在窗下，剛才在上面看不見的菊狀藍花。妳俯身去審視它們時，妳頭上束的藍蝴蝶結也在妳髮際間盛開着，身旁縷縷白霧，把妳烘托得有若凌波仙子，但妳的聲音卻是有血有肉的

「看那堆花菱草！」

妳興奮地指着，旁邊還有天竺葵、金盞等。

「這邊的細水長流才別致呢。」

感染了妳的快樂，我引領妳走向假山旁那條小人工瀑布。

我們不知在那裏停留了多久，當我們正指手劃腳地談論着那些差一點就攀到窗口的藤狀常綠植物時，法蘭的頭剛好在窗框裏出現，警惕的眼睛在逐漸黯淡的夜色裏閃爍着，見到我們只是站在園子裏時，充滿戒意的俊臉又極其自然地舒成一個討人喜歡的笑容。

真是個好經紀。

「徐先生，下面霧氣重，可別耽擱太久。」

他關心地叫着。

「我們這就上來了。」

我漫聲應道。

樓梯內已完全沒有光亮。開門時霧氣也乘隙闖入，彷彿要沖淡那股黑暗似的，可惜卻被樓梯一口吞噬，淡化下來，支持到中途便更薄，更淡，再往上行，便只剩下黑暗中的妳和我了。我們摸索着前進，像兩頭盲目的野鹿，角上掛滿了空洞梯間迴響的足音，我們還不至迷失方向，但其漫無目的之處，就與我們來看這所房子的興之所至並無兩樣。

樓上的燈卻光亮得如同白晝似的。

法蘭早已把燈亮了起來，走進睡房之際妳一下子呆住了，驚愕於那許多鏡子裏的燈影，以及我瞳孔中那抹蝙蝠底眩惑。

妳剛才的笑意到哪裏去了？

然而這所豪華住宅的燈飾是非同凡響的，在極短的時間內妳我的霧靄都被驅散得一乾二淨。燈光下的線條不會是虛點，窗是窗，床歸床，明明白白，絕不含糊。而法蘭的笑容和說話永遠是屬於燈光下的。

「怎麼樣？還滿意吧？」

他那彷彿是有禮但卻欺人的語調一定會使許多人徬徨不安，開出來的房子價錢也一樣是欺人的。

「十一萬元。」

他露出那排整齊潔白的牙齒時彷彿使你聯想到什麼野獸似的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我看到他沈靜灰綠的眸子裏有股可憎的熱切，冰冷中有一種令人厭惡的燃燒，使我產生要問他是否猶太人後裔的衝動。

「十一萬元，哦，倒還算公道。」

說這話時我十分平靜，眼睛玲瓏透澈得沒有一絲渣滓：「我們心目中本來是要找一個花園裏有游泳池的，這房子還有一些其他問題，但現在這樣也相當滿意，這樣吧，你把名片給我，讓我先看一下其它的，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改天再給你答覆好了。」

「這個當然，我真佩服你們中國人，那麼尊重父母。」

說着法蘭嘴角頻頻向上牽動。

我氣宇軒昂的把名片接過，沒再說話。對付這種人，說話要不即不離，裏面包含許多學問，不清楚的時候，還是不說的好。

走到街上，我們不禁放聲大笑起來，其實是不用商量的了，十一萬美金可不是臺幣或港元，無怪住這種屋子的大多是老年人了。但無可否認，我們兩人都喜歡那所房子，那些在霧夜裏反映出神秘影像的長鏡，那些浸淫在霧裏反抗得那麼無聲無色的石亭和花樹，還有屋內傢具那些說不出的奇異的組合，一切都那麼奇特陌生而在想像中又似曾相識，彷彿有一種特殊的魅力在向我們招手……

直至我們走到離那裏很遠的中國城時，妳還滔滔不絕地談論着怎麼裝修那個後花園才最理想，要把那個日本假山剷掉，放張上面刻有棋盤的雲石枱上去，還有石椅子……在向東的缺口種一列竹樹，一定要是竹樹，長成一座防風的籬笆屏風似的擋在那裏，與另一邊的藍花叢形成參差有序的格局……妳說着，早已把那十一萬拋諸腦後，彷彿一切都在我們掌握之中。

而我們掌中只有一個多霧的夜。

以及在中國城櫺窗裏羣仙臉上那抹貧血的鐵青色，福祿壽、八仙過海、一葦渡江，穿得整整齊齊的雕像面上的笑容凝固在冷霧裏，困在櫺窗裏的大袍袖說什麼也擺不成風了，妳的臉龐在櫺窗上一劃過時，雕像上的鐵青逐漸侵進妳緋紅的頰上，街末走盡以前面色已是可怕地蒼白。

妳甚至連步伐也慌亂起來。

一個踉蹌，險些摔倒，驚起了一大羣在電線上棲歇的鳥兒，撲撲地在黑夜裏亂飛，失落的聲音彷彿都拍進妳心竅裏，在妳眼中我也看見灰翅膀急拍疾飛，亂了一陣，才重新棲定在電線上。

不知剛才妳左眉尖那雙灰翅膀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是降落到妳的右眼，還是在妳心上？抑或還是又湊巧重新靜止在妳的左眉尖上同一位置。我們絕對不能否定這些「巧合」的可能性，像那些鳥兒，櫺窗裏的中國羣仙像，像我們一直在找的那個中國石亭，那些小藍花和妳頭上的蝴蝶結。

像我的遇見妳。

在我們不該碰面的那天，我被李強拉了去看我最不欣賞的美國足球，而妳剛好坐在我旁邊，像其他美國人般搖動着拳大喊着，而那天剛好下雨，被風牽動，瀟瀟地向我們鞭答着，妳毫不猶疑的把一半雨衣向我蓋了過來，我怔怔從裏面看透了那個悶人的下午，於是也被感染了似的大聲叫喊起來。雨愈下愈大，人羣絲毫沒有退減，耳邊響着陣陣把一切都埋葬了的喧叫聲，校隊險勝時妳高興得亂跳起來，那時我知妳一定不是從中國來的了。然而稍後在餐廳時妳又出人意外地溫柔，國語說得出人意外地好，妳大方而又矜持，就像妳那透明雨衣般開朗，但同時又保留着適當的距離與位置。

那天我們不該碰面。

而現在我們是在中國城裏，看屋之後，夜盡之前，在許多不屬於美國氣候的中國雕像之間。此刻我們快樂地談笑着，似乎生命沒有絲毫阻滯。

我們年輕，可以縱情地支付我們的生命而依然精力充沛，也許在天明前，我們或可體會到生命裏某些重量——尤其是我們平常不願意碰的那部份。但現在我們委實很難告訴你生命究竟是什麼。是一串串搖曳著但卻永遠看不見的鈴聲？一頭劃過某度時間與空間的玄鳥？抑或只是一顆辛辣的洋蔥？你小心翼翼地一層一層的剝着時時刻刻冀望裏面有一點堅實的什麼，結果卻發現原來裏面是空心的，而淚已流滿一臉。

霧掩過來了。

濃而且厚，滾滾然幾乎形成有機體的向我們身上撞來。妳攤開掌，讓一簇霧停在上面，然後緩緩合起來，掌心的霧開始時還遲疑着，但隨即分成一絲絲，一縷縷的自妳指縫間溜走，妳急起來，手掌愈合愈快，霧也愈溜愈速，妳手掌抓成拳狀時，所有的霧便都自妳手心滑走了。

我嘆了口氣。

我們是否走在幻境裏？

那個中國石亭，小藍花、生命、霧以及其他，都像一連串大小不同的幻象，隨著時間先後一個一個的破滅，你甚至聽不到它們破滅時的聲音。而現在我們知道的是，青春的生命還不至於是一個空心的洋蔥，此刻我們至少擁有一個年輕的霧夜，以及一些剛下肚仍未被排泄的新鮮經驗。也許生命的趣味就在於它對所有追求都不作任何保障的這一點天機上面。

遠處的纜車正輾着夜霧而至，我們卻繼續向前走，不屑趕搭三藩市傳統的列車，我們自有中國的纜把我們吊着，一旦移動起來，說不定會掙得更厲害。而路人都那樣疲憊，黃撲撲的面上，蓋上了一層厚厚的異地風塵……霧仍不顧一切地四處亂竄，在到你家路上，我開始告訴妳「九納渡江，倒影水面十八羅漢」那個中國神話裏雙面人的故事。

妳眼中又有鳥的影子飛起。

霧在喘著氣，大口大口的噴在黑夜裏。

我的動作是野蠻而帶摧毀性的，妳卻一聲不發。那些半透明的白氣從開啟的窗子掩了進來，溫柔地舐著我們緊貼的身體，像有隻柔軟的手在我們身上撫摸似的，當那些霧凝結在汗毛的尖端時，一陣黏濕的感覺在我們身上蔓延着。

我們實在是有點糾纏不清了。

窗外城市癱瘓地躺在那裏，疲憊而不會睡去，一種沉重的感覺隨着寂靜黏附在我們身上，遠處的金門橋橫跨着半個視線中的三藩市，妳告訴我它像一頭陰沉地蹲在黑夜裏待獵的豹，所有背上的金錢都在亮着，而我覺得它更像一條中了陷阱，爪子分別被釘在兩岸的倦龍，攔在淺水裏。

之後，我對妳說我還是要回老家去。

妳錯愕了一會，然後點點頭，閉上眼，沒有說話。

妳就是那麼不同於別的女孩子，她們這時會那麼無知似的，眨着那些純潔渾圓的大眼睛，頃刻間說出一千個不以爲然的理由。而妳就只點點頭，沒有說話。妳知此刻言語是沒有用的，此刻最有效的挽留是那股極其不願但卻解事的沉默，實在使

我有點不知怎樣應付才好。

夜逐漸在冷卻，霧的濃郁似乎淡化了下來，變成薄薄地一片片四處游走，妳我的面上都掛着一副夜的容顏，一分一秒地黯淡。

「妳對我的離去一點兒也不惋惜嗎？」

話一出口便知不對勁，那句話，原來是企圖用來衝破僵局的，出口後卻沉重得直摔下來，幾可聞聲，我還一直以爲自己是够輕浮佻達的了。

張口笨拙的想解釋一下，一團冷霧湧進我肺腑之中，什麼也說不出來。

妳依舊一聲不發。

夜逐漸在冷卻，我額上卻開始冒出汗來，妳的眼睛愈垂愈低，彷彿撐不起我那些輕浮說話的重量，徘徊在窗外的霧正開始迅速退減，可以比較清晰地看見窗外的景象。

我把視線移向窗外時，妳的聲音響起來了，沒有怨懟，沒有喜悅，就只是有點遙遠：「我現在已想通爲什麼那所房子的睡房一定要嵌滿鏡子了，沒有年輕的人會買得起它，而買得起它的老年人，就唯有倚靠鏡子了。」

然後妳笑了起來，聲音很大，彷彿這樣便可以掩蓋了所有不如意的事。

我也大笑着，看着妳往上揚起的眉毛裏面那縷自衛式的固執，我莫名其妙地歇斯底里的大笑着，我還一直以爲自己是够輕浮佻達的了，窗外的霧正迅速地退減，我清晰地看見眼前的景象，一陣火灼灼的感覺開始蔓延在我的面上。

我還是要回家去的，可是我不敢再告訴妳了。

因爲究竟家在何處，連我自己都不清楚。是在大陸、臺灣、美國，還是香港？總不成一天到晚實行這種「叫嚷的哲學」，火灼灼的感覺繼續蔓延着。

而當妳把酒拿出來時，我又馬上幾乎要把光明獨佔似的朗笑着，妳也不甘示弱，尖聲地笑着。我們知道我們年輕，經得起憂傷的累贅，而在上一代的眼裏，我們都應無憂無慮，爲了不使他們失望，我們便死命冒充着那個加於我們頭上的無憂草完美形象，於是我們只好愉快不堪地活着，我們這班飄流在海外，穿得吃得唇紅齒白的金童玉女，便都愉快不堪地活着。

而妳這最懂得把愁苦深藏的小動物，就那麼老練的活得快樂樂。妳任由我不負責任的暢談那些不可能的可能性，或是可能的不可能性，任由我把青春亂擲。妳